

奎堂文稿

人

部門	國漢門
番號	五
冊數	三冊 / 三

愛知縣教育會

愛知十七中蔵書印

049
 1-3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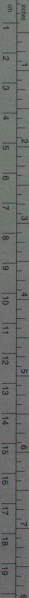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IL-Kodak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IL-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奎堂文稿卷之三

地球圖記

三河 松本衛士權
尾張 丹羽賢士覺

著

33 # 20 利

301912

諸君共讀篇篇贊
至矣於此篇則否
如此篇叙議夾融
不可多得與正義
靈社碑並馳者

地球圖。表裏二面。形如環。表面為亞細亞。為歐羅巴。為亞弗利加。裏面為南北亞美理駕。而豪斯多刺利。跨乎兩面。然本洲比他洲。大居三一。故輿地家。不收之。五洲之數。國于熱帶下者。數十。在亞細亞。曰蘇門答利。在亞美利駕。曰伯西兒。在亞弗利加。曰為匿亞。是其著者。如沙刺沙漠。則其熱能斃人云。卧兒狼的。

奎堂文稿卷之三

A04
X
1-3

A049
P
1-3

章曰警頰之中夾
議論殊妙

厚曰蓋有并吞八
荒之志故能致其
富強尔

祐曰筆路井然條
理不紊非老手不
能

新增白臘等國于寒帶下。晝短夜長。或終年不見日。所謂煮羊脾不熟者非歟。他皆在二帶間。雖寒暄弗齊。要無大異同。魯西亞乾位一大國也。跨亞細亞歐邏巴二洲。以其富強無比。常有并吞八荒之志。而佛英二國相給與之抗。故不得逞其欲焉。其都在歐邏巴西。臨窩、斯向海。與杏因惹兒勿西亞相對。左眄則海氣森邈。中得弟稱馬兒加。海至此成峽。之外為噶蘭。為佛蘭西。佛蘭西舊與英吉利為讐。往年嫁其男為英吉利嗣。從是二國和親。相共航海。規利。富強與魯西亞等。二國之東為獨逸。同盟諸國。窩、斯

向禮幾執其牛耳。與盟者。挽雅。宇漏生。波羅尼亞。勿擲知亞等。不知其數。而都兒格在其東南。意大利亞在其西北。皆不與盟。其最西斗出者曰是班牙。曰葡。萄牙。南瀕于地中海。北則亞太臘海。狀如島嶼然。故西人謂之半島。航海之術。實以二國為鼻祖。北顧得一島。即英吉利。英吉利。一曰貌利太泥亞。自古以富強名五洲。蓋魯人受密加亞兒之風化。外柔而內剛。不妄務遠畧。其所隸。必鄰近諸國。英人則傑黠剽悍。進取無厭。其所隸。必遠方外洲。或曰魯西亞。猶水。英吉利。猶火。洵然。本圖出於歐邏巴。故詳本洲。而畧他

厚曰近聞亞弗利
加國頌闕有數大
國和蘭人未能窮

洲。余記亦從焉。亞弗利加人頑冥無智。甘為人役。無
足記者。但鍤島在亞太臘海中。輿地家以為西邊限。
算橫度多從此始。是不可不記。阿米利屈氏至北地。
閣龍至南地。而後亞美理駕之洲日闢矣。北邊則魯
英所管轄。南則孛露。巴太溫。中為合眾國。建國已選。
七十餘年。其強亦為東方一英吉利。今者通信於我。
其情不可測也。圖中亞細洲頗詳。然

皇國定在其中。臣子有所不忍記者。故不記。如豪斯
多刺利。不記。而可。

士文棟曰此篇學遷史河梁志者故絕筆字生硬

全篇佳構以此二字毀之別有好結法

盛曰讀去明亮非包括五大洲者其誰能之

成美曰網張目舉條理不紊

章曰万緒不紊整、有法作者苦心可知

董曰若瀟湘万頃波無風息

憂庵記

第九節

口羽士成弱冠有英氣半骨稜。人望而知其為俊才。而如其志之大識之卓。則不能知焉。士成嘗喜宋范仲淹氏。先天下之憂而憂之語。開口輒誦之。遂自命平生讀書憂曰憂庵。在其鄉長門拔城而士成離家千里游於江戶。則庵之憂終歸于庵。而士成其殆免於憂乎。嗚呼。士成慷慨士也。何曾一日。免于斯憂乎哉。士之無操久矣。貧富易節。炎涼改交。脂韋滑甃。取容於人。汲汲唯憂其身之不暇焉。能有憂及國家者。即有之。亦唯草莽私議。隱居放言。動至張臂噴

目大聲。嗚呼。勢欲噉人。而問其實何如。皆茫乎。不能措辭也。士成於毅之士。為有門閭。既有門閭。而其才之與志識。又有如彼者。則他日之所以責望于士成。將不小焉。固非夫私議放言。而無實用者之比也。且其責小者。憂亦小。其責大者。憂亦大。今士成之責不小。則其憂亦不得不大。憂既大。豈能一小草庵之所得。獨私士成。滿腔皆憂。而士成于西。則憂亦西。士成于東。則憂亦東。亡論其遐迩。苟士成之所。在憂之所。在。則舉士成蹤跡之所。寓總稱之憂庵。而後憂庵始公矣。抑士成之不免於憂。有如此者。而猶且不止於

此上之。天經之失常度。風霆雨雪之不時。下之。山嶽之崩壞。江河之圯濫。地之坼。海之溢。莫非其憂者。而寤寐食息。不釋于思。其溢發於言者。皆足以動人矣。雖然。有其志。而無其位。則士成亦不能無私議。放言之譏。且士成雖有門閥。今猶眇然一書生耳。於其藩之政事。未可遽有得失。而當路者亦未必知士成。吁亦已矣。士成其歸。而俯仰茲庵。涉獵經史百家之書。暇則琴酒歌呼。以自晦。而箝口。無復談外事。則士成之庵。人將不曰憂。而曰樂。而其憂終不可改也。

雪竹軒記

城北有隱士焉。號雪竹軒主人。蓋隱于詩者也。主人嘗在官途。侃乎士大夫間。屢遭罷黜。不少屈其節。後因論其事。終削籍。主人弗意也。朱巢鴨里買田廬。老焉。如復無意于世者。非以禍福得喪。一付之漠然者。悉能及此。廬外數弓。皆竹竹無雜卉木。色蒼蒼。蓋軒而命以雪竹者。其觀最宜于雪也。方其因陰。沍寒。同雲一色。天將雪也。主人命僮婢竹。預為酒食備。嚴明鷄始鳴。主人先起盥漱。呼婢僕分命之。僕執折籬趨之。他。婢向厨鑪燧。既而賓至。自後門入。升堂坐。主

同遺無遺誠

以雖然接上文似未圓

人出接。乞賦詩各一首詩成。飲饌咸至。主人舉觴屬其先成者。觴政已畢。而後醉飽酣歌。各從其所適。年以為常。予觀世之小丈夫。不獲于其君。則悴。怒。見辭色。罵詈譏謔。無所不至。甚則致憤恚以死。吁亦何不思。而滔。者。天下皆是。較之主人弗怒。弗溫。風流溫籍。以樂其天。其賢否。果曷若。如主人。可謂不愧古逸民矣。雖然。主人其家有法。使婢僮僕有道。一家之內。儼然如朝廷。至如觴政。亦可以見其一端也。就使主人一出為國家。其所施設。必有大可觀者。惜乎。數奇沈淪。不為在上者所收。日月蹉跎。老將至矣。可勝

道哉。曩者。主人囑予。以其軒記。予與主人。屬忘年之交。故不辭而記之。若夫雲歛雪晴。旭日始晨。銀枝玉幹。珊瑚。交加。其景狀。不可勝言者。則主人與賓。詩之。丈之。卷帙。裒然。殆已成堆矣。固不俟予歎也。

敘昂頓挫采色絢爛鈞天之樂非人之所得而常

聞焉

叙事頗似朱竹垞

鹿門精舍記

楮曰武夷九曲而流安曲皆驚目此言可以評此篇也僕東歸有日嘗喜得此名篇而山川亦生光

碑曰廣當作弘

勝曰句法原左傳句法森嚴

任曰予聽七字勇刺如何

仙臺岡士丈在茗巒殆四年一日拍案大呼曰吾學成矣吾將歸思我所學乃使其鄉人佐藤某作橫披山水一幅圖成示之予始不知其為何圖從目之所注而叩之士丈一指點而答焉一山戴草樹陰森蒼龍隆起于中央曰是鹿門山一水如帶拖蓋漾碧環山而流曰是廣瀨川發源於輿羽之界東流過山北右折者數里而又東山即我藩祖廟之所生子聽之肅然政容山之東北平行如砥萬井人烟或見或隱靜聽之如聞市聲之喧囂曰是乃仙臺城少

友愛曰因闕作記則靜聞二字似不穩如何

任曰不妨

任曰予聞瑞鳳寺即藩疾祖廟所在今如此說下似顯全不與寺相關者宜就士文正之

任曰是吾已下一作鹿門精舍也吾將尋斯舍命斯名以居之

自刺苦至日進饒三十字士文為人

近而浮圖神空佛閣重疊如極壯嚴者曰是瑞寶寺蓋鹿門在其裏面而為寺之所管予最後指水涯一小廬曰是何人之所築而所居之人為誰士文曰噫是吾所將築而居之廬而且名曰鹿門精舍予其記之予乃為之記曰精舍之成蓋在士文歸後而所費若干用工幾人報于何月竣于何日皆予之所不知而予獨知精舍之必成矣士文雄才偉度以文章氣節自任其在巒也刻苦勉厲所坐牀席皆穿遂至傷眼而未嘗屈其志以故識與年長學與日進今齡二十又三已為一巒所推重老生宿學亦為之收手

可知
任曰轉接何等款
捷

基曰是凡之所長
勝曰到此處又顧
成章妙手

友愛曰自古懷抱
利器坎軻沒業者
往是也餘余聞
仙臺疾賢談下士
勵精求治如此則
士文雖樂江湖豈
可得遂終此屋

哉然則似不豫言
終亦云云而已如
何
任曰以下似文過
周匝豈不可以簡
勁給予
士大曰設此云云
少似費解不知無
妨否
植勝曰不可無此
一結
又曰一結縹緲更
登雲表

夫以士文之學之成。猶曰歸而思之。是將大成其所成也。何其志之至篤也。由是推之。士文之精舍。亦與學共成。而面康門。枕廣瀨。望其陰森蒼龍之狀。則思真山公威德之高且茂。職其拖藍漾碧之色。則思公恩澤之深且長。而朝禮夕拜。起敬屬忠。以欲大報國之志。造次不怠。是士文之居不可無斯精舍。而精舍之造。亦不得不待士文也。雖然。士文一青衿子耳。今日之所學。即明日之所思。而明日之所思。非他日之所得行。則其學雖大成。何所施行。終亦枯槁寂寞。抱書冊。而就老而已。豈不可惜。然而。士文固不置意於

此間也。士文又嘗戲云。吾患眼官情灰冷。文事亦荒廢。姑使諸子。逐鹿於中原。吾退養我鋒。反旆西上。未知康死誰手。吁此言之踐。則士文之才學。足以雄視天下矣。然亦終不免為枯槁寂寞之人。而使士文枯槁寂寞。其責自有所歸焉。設此言之不踐。則士文之才學。不復為無用物。而其所思所行。皆資于今日之所學。則退食之暇。時或對山臨水。回思今日學中放懷談論。嬉笑欲顛之狀。而較之官途之多艱。應為神仙境界之想。

基曰雲煙出沒殆令人目眩欲迷而細玩之山時

水流布置森然

聖人無夢說

聖人果無夢耶。吾不復夢。見周公之言。不宜出于論語。果有夢耶。至人無夢之言。不宜出于莊子。二者予未知其所適從也。然論語之為書。聖經中之最粹者。而莊子之為書。緯書中之最誕者。則無夢之言。亦不可輕信。聖人果有夢也。近時西洋人知覺為神經。而神經有二。一曰意識神經。一曰運行神經。人之寐也。意識休而運行不休。予因謂人之有夢。蓋意識之不全休也。若意識而全休焉。豈復有夢哉。今人一日勞筋骨。或軟掌從事。宵則背未帖席。而鼻息已斂。

暢曰亦字輕字

澹倚曰聖人果一

句割如何

暢曰似不可從

勝曰變幻無窮

尚曰大神君評似

可從

清備曰從事安否

尚曰改作拮据亦

矣。登問其所夢。曾無知也。是其無知非獨聖人然也。

清脩曰有此一結

由是觀之。聖人未嘗不有夢。而眾人未嘗不無夢。設

而全篇屯動

必有夢。而後為眾人無夢。而後為聖人。是孔子始不

勝曰好文宇

得夢周公。而夢周公者。終不得為孔子也。

清脩曰簡而明。中腹引西洋一語。最覺其有力。

龍曰流動自在可

或人曰前評真當矣。為說者固巨眼。評者亦巨眼。

喜

純焉

暢曰如莊以所謂至人自待者。而曾夢為胡蝶。何

言之相反。蓋孔言憂世之謂莊。言虛心之謂固。不

待歟。也。如行文則余聲夢想所不至。

種勝曰不可無此明辨

標曰輕。辨得有力。猶推卯於鐵錐之下。

重時曰措辭明晰

友愛曰痛快。關異不當。不如此。

河豚說

真曰婦之色作色之美
果曰從上田兄之改則魚之味亦當政內之美
又曰然論恐不允
當割愛如何
真良曰命作人似可
真曰收得斯然

河豚一名西施乳。非以其類似也歟。說婦之色者。必屈指於西施。而西施能破人國。說魚之味者。必屈指於河豚。而河豚能絕人命。然河豚既不自免絕命。於鬻刀紛綸之下。而西施亦沈乎湖矣。毒于人者亦必自毒。西施河豚之毒于國于命。皆自毒也。抑人知西施河豚之為毒。而不知躬自為西施河豚之為毒。若知躬自為西施河豚之為毒。則天下無復有西施河豚。

胤永曰命意自意外來自高

赤曰不知躬自為西施河豚之為毒一句恐費解

意我眼力未及乎

任曰短篇可誦

萬曰言簡而意色然輸諸篇數等

杜宇說

軟紅一空。新綠如洗。黃裂竹之聲。於此時則邦人喜以欲狂也。長天寥濶。月光在水。黃裂竹之聲。於此時則西人悲。以欲死也。聲之如裂竹一也。而或喜焉。或悲焉。豈杜宇之彼此異類乎。抑彼此人情之有別也。蓋有說焉。一廬山也。而因其所望為峰。為巒。為岫。為嶂。望者既有是事。聽者獨可無是事。則杜宇之喜于此。而悲于彼。乃廬山之為峯。為巒。為岫。為嶂也。

書小補公鐵書招本後

彭曰。神論者一段。如烟雲搖曳。中乍出現。突兀奇峰。非名字不能。又曰。獨奈削二公二句。移置其後。下詳下添。英語路似頓。

蘇曰。僕則依舊。直曰少作小如何。

延元之亂。斷脰折頸。暴骨草澤。生為忠臣。死為義鬼者。何可勝數。而終弗如楠氏二世。精忠苦節。一家血肉。殲之王事。論者或云。二公之死。太遽。俾之遲數年。中興之業。可期。南狩之駕。可回。特不知二公之智。講之已詳。獨奈士人哲婦。惑亂主聽。乾綱解紐。國步艱難。雖有智者。無善其後。而猶且以此譏二公。多見不知其量也。二公之死。皆足悲。而余最悲。少公之妙齡。齋志以殞。頃友人高橋有常。出西遊中所得。少公鐵書招本。示余。一閱。暗淚填胸。不能自禁。聞公之向

景德曰學錄卷
中丞傳後序者

清白曰史進一層
又曰此種文吾見
得手

標曰洵然吾輩殆

目眩

直曰五鳳樓可以

評此文

四條畷先謁後躡帝廟。抽其阿負矢鑄絕命詞於
如意堂扉。鏃痕入木者三分。今其扉見存其寺。文字
猶不磨滅云。余嘗觀世所傳古名人遺物。多出後人
偽作。其真者毀壞沉滅已久矣。而廟扉獨長存不朽
者。豈非以山嶽之靈林叢之鬼呵護之耶。雖然公之
不朽者。自有在焉。廟扉曷足言。而吾人猶欲其久不
朽者。特以為公遺物耳。然則屋烏之愛。及其摺本。不
亦宜乎。閱畢書其後。

彰曰欲斷乍續。揅曳自在如春岫吐雲。使人低回
弄之

觀蓮詩卷跋

右詩一卷。係于某日某處觀蓮席上作。會者九人。其
詩格律。共有蕭洒出塵之趣。使此花有知其必曰。吾
得此詩。而芬香加舊一等。而此詩亦有此花。而後可
作也。然則此詩。此花相待。而呈此幽麗之姿。發此馥
郁之香者。固不可分詩與花為二也。是日天晴。紅暎
未升。水煙澹淡中。時聞有聲。某云。魚之躍也。某云。蓮
之折也。予則曰。魚躍而蓮折。

才筆

先生於文極斥俳調是偶為者而亦足以見其才

賴春水書幅跋

春水賴氏之於書。道勁清雋。諸賴靡能及也。其兒子成亦善書。而終弗如迺翁之有天授。然子成之詩文冠絕一世。以其餘力。能作如彼字。亦不負為賴家兒矣。春水詩文曾無足觀者。而獨書為諸賴上。則片紙斷簡。宜珍之。猶人之珍子成之詩文。而況不為片紙斷簡者乎。

月且二。賴不失分寸。其愈轉愈回。最見其不可及。

峽中紀行跋

菽生茂卿所著峽中紀行。簡古蒼老。韻趣俱高。而至於鐵鬼盃一段。特為詳悉矣。蓋此行為此一段。發其詳悉亦宜。當時甲斐侯。威炎赫赫。炙手將熱。而所欲無不可得。唯所不可得者。人望與門地耳。於是卑辭厚禮。聘學識。隆于世之茂卿。以收人望。又使茂卿。有此行。以明己為武田氏之裔。則可謂得一茂卿。而不可得之門望。并得之矣。然侯之所欲得。不止于此。遂致有大失信可憫也。世讀斯書。獨稱其能寫水之洋洋山之峩々。而不知此行之所由起。是亦為五里霧。

所迷亂者。焉足共論。

史眼燃犀

乾曰起頭數句華

夷之弁已判然

置德曰以惠觀之

華夷之弁不在於

此請面質又曰先

王之所建基者果

如是乎恐未然

清條曰既曰今日

不能又曰今則不

然余恐此際之重

且覆大兄以為如

何

乾曰僕則云覆屢

却妙文勢不可不

覆

華夷辨

奉我之正朔。被我之風化者。我得概以為華。不奉我
之正朔。不被我之風化者。我得概以為夷。何也。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苟與馬之所至。舟楫之所通。沙漠冰
海絕遠之境。有不歸王化者。則可以足膺是懲。歸統
一。而後已矣。此吾先王所以為天下國家。建牢固不
拔之基。而後世率由以至於今。不易也。然而今日天
下之情勢。或不能如先王之意。不如先王之意。而欲
天下之不危且亂。不可得也。先王之意。在使輿馬舟
楫之所至所通。必也是膺是懲。而歸王化矣。今則不

豐德曰洋書通否

清脩曰洋學之針

勝曰可愧以陳

乾曰外夷誦許之
本領數言句之明
眼如難婁

然不特不然。又使彼為我之所宜為。而且不膺不懲。一以順適其意。嗚呼。如此。而復有華夷之別哉。雖然。致之有漸。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自洋書之入于皇國。幾年于今矣。其徒皆信妄誕不經之說。華其形。而夷其心。甚者至并形與心。而夷之。夫化外之民。夷其形與心。猶且膺懲。以令華。其形與心。况於化內之民。夷其形與心。是不可不痛膺痛懲者。而國家置而不問。是以其徒滋蔓。不可復制矣。彼徒之言曰。天之於斯民。一視而同仁。豈有華夷之別。有之。蓋從支那人。驕傲自大始。我不宜做之。踏其覆轍。且生于兩間者。宜

乾曰撰論語正名章大法

又曰欲疏秦流須

反源頭辨之。語

又引前語妙在重

種辨曰筌路圓滑

乾曰自孟子來

兄弟視之。不宜仇讐視之。以其有濟其無貿易交通。以各遂其生。此即天意也。是言一出。無識之徒。同聲唱和。國家聞亦采其言。遂使華夷之判。然有別者。如紛然無別者。華夷紛然無別。則其名不正。其名不正。則當大義。而惑當大義。而惑。則危且亂。可致足而俟矣。是不可以無辨。之如何。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苟奉我之正朔。被我之風化者。我概以為華。苟不奉我之正朔。不被我之風化者。我概以為夷。如有以此言為非者。我概以為華而夷者。然而華而夷者。猶回執其說。而不移。則吾且辨之。曰天之於斯民。一視而

清脩曰筆力自在
殆如轉丸

曹德曰此評不為
塵復

乾曰結局詩之欲
起舞

又曰論頗奇僻文
則一寫三嘆欲焚

香而祀之

哲曰文之巧妙匪
非河思

同仁。是猶父之於子耶。彼必曰。然。不國之於我。盡兄
弟視之耶。彼必曰。不然。則彼之立教。徒立之云尔。

其教未嘗行于彼也。非不行也。彼自知其不便。故不
行之也。彼不自行。而我行之。彼不兄弟視我。而我兄

弟視彼。吾恐我之。以為兄弟者。盡仇讐。而一母之欲

乳五子者。竊笑其後也。

清脩曰以奉被與否立論徹頭徹尾如串珠之不

離然是等之文必非大兄之得者固亦云

聖學通釋卷之三

清脩曰筆力自在
殆如轉丸

曹德曰此評不為
塵復

乾曰結局詩之欲
起舞

又曰論頗奇僻文
則一寫三嘆欲焚

香而祀之
哲曰文之巧妙匪
非河思

元日奇哉書建寧之才子優其詩
 梅梅付書體多詞而隨體自體多因
 俱在毫芒任千官所為儒為吏為軍
 何多所能而少少則亦於此也
 俱十版有半言教中
皆出於心才
 至此日其使
呼曰
呼曰
呼曰

其人據之漢曰玉鳴呼為建寧版
 如子而高呼乎石稱快也
 其傳者即是一面而編百
 三也自而後後時之久享為九月十
 七也

大恒 錄公小景 覽

奎堂死後不仕俯仰今者之勢也讀者古者不仕當
丹羽之事不為事者又徵子一七予堂在方真
蹟言乃出為書之奎堂隨跡就外在日為乎
仕堂為世也

王昭理新之旨外之五何外世因信也
矣也日一心血之前任之聖權重於王官哉
乃姑書置諸其末

西以庚子年九月

系尾不識



發行

書肆

京都寺町通御旅町
江戸日本橋通一丁目
同 道二丁目
同 道二丁目
同 道二丁目
同 淺草茅町
同 芝神明前
同 芝神明前
同 横山町三丁目
同 本石町十軒店
同 大坂心齋橋筋北久太郎町
同 安土町
同 博勝町
同 北久宝寺町
同 安土寺町
尾州名古屋傳馬町七丁目
同 本町通七丁目
同 通四丁目

田中屋治兵衛
須原屋佐兵衛
山城屋新八衛
須原屋嘉七衛
岡田屋吉兵衛
和泉屋金右衛門
和泉屋喜兵衛
河内屋喜兵衛
河内屋和兵衛
河内屋茂兵衛
河内屋源七郎
秋田屋木右衛門
美濃屋東六郎
永樂屋正兵衛
永樂屋正兵衛

愛 知 県



1103263144